

中國都市的想像與現實

● 陳韜文

我為了開會或旅遊，到過中國和世界各地不少城市，逗留的時間長短不一，有時也順道拍拍照，甚至在街上抓拍一下。無論是景物或民眾活動，我始終覺得中國的城市最吸引人拍照，可能是因為中國的景觀蘊藏着巨大戲劇張力，也可能是因為中國社會的變遷太快，不留下影像記錄便若有所憾。

我以攝影作為嗜好已有五六年時間，關於中國城市景觀的照片積累了不少，但是從中尋找十數張作為代表實在困難。中國城市牽涉無數的社會現象，甚麼才有代表性，又甚麼是想像，甚麼是真實，這些不易回應的問題使我猶豫不決。最後，我基本上放棄了代表性的考慮，盡量找一些視覺上較可觀的照片，只要能勾起讀者對中國城市的記憶及想像，繼而有興趣瀏覽一下這篇隨想，於願已足。

一 從世博會到都市設計的濫觴

我選擇的部分照片來自2010年以城市為主題在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

會。博覽會以後現代建築、媒介景觀、人工生態勾畫人類對未來城市的憧憬。在世博會的官方描述中，未來的城市是一個斑斕的夢幻世界^①：

在「花園之城」，城市的街道成為孩子們的運動場；在「知識之城」，我們不用學習就能夠學會所有知識；在「水之城」，城市的河流就是一個水上公園；在「太空之城」，我們在天上長大，然後直接去太空；最後，在「能源之城」，城市汽車所產生的能源足夠供應整個城市。

在這場以媒介呈現為中介的都市幻想展中，城市的一切看起來都美好絢爛，與世博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互相呼應。在官方的言說中，中國的城市化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既是政府的「政績」，也是「和諧」社會的展現。「讓生活更美好」不但像是一個對未來城市的期許，也更像是中國政府對這三十年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總結。

甚麼是都市？儘管都城設計在中國歷史悠久，長安、洛陽、北京都曾經是盛極一時的世界級大都市，但

是對現代都市的想像，主要還是源自西方的典範。1929年12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兩年之後，由民國政府委員孫科牽頭編制的《首都計劃》公布。在呈首都建設委員會文中，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處長林逸民提出效仿西方在中國進行城市設計，他認為「此次設計不僅關係首都一地，且為國內各市進行設計之倡。影響所及，至為遠大」^②。這份計劃堪稱現代中國城市設計的濫觴。西方——作為現代都市設計標竿，在接下來的八十餘年中，成為中國人都市想像的主要參照。

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一邊以西方為師，一邊產生自己的範例。上海和香港是受西方城市文化薰陶並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而建立的都市，成為中國不同年代對現代都市想像的根據。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一書中，描繪了1930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場」。他說：「中文『摩登』——modern的音譯——在日常會話中有新奇和時髦之義，在中國人的日常想像中，上海和『現代』很自然就是一回事。」1930年代的上海，有各國建築雲集的外灘，有商品琳琅的百貨大樓，有小資風情的咖啡館，還有聲色犬馬的舞廳，這些場所點綴着這個大都會熙熙攘攘的忙碌白晝與燈火電焰的浮華夜晚。在李歐梵的敘述裏，這既是1930年代的上海，也是1960年代的香港，以至1970年代之後中國人對於都市的「新」想像^③。

文革之後的中國百廢待興，在重建都市繁華時，香港，以及香港電視和電影言說的都市生活成為中國

普通老百姓對都市生活的主要想像來源。在今天的中國社交網絡上，依然流傳着香港的電視劇集中那些頻繁出現的台詞——「做人嘛，最要緊的就是開心」，這是都市人的生活態度；「感情的事是不能強求的」，這是都市人的感情觀；而「你有權保持緘默，你所說的一切將成為呈堂證供」，則是都市的法治文明的象徵。以上種種文化想像，以至對高樓大廈和時尚生活的嚮往，分別折射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對「生活幸福」、「感情美滿」以及「往來安全」的追求，回應着博覽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二 壓縮的時空

「大」與「高」大概是中國人對現代城市的最初想像，因為城市空間有別於「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鄉村景象。都市化意味着對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景觀的追逐。當舊城區不能容納日益增長的人口和配合城市發展的需要時，郊區、新區、衛星城市就成為城市延伸的四肢。城市規模的擴大對應的是不斷湧入的移民。截至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114萬，上海更是突破了2,400萬。這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並非本地人口，更遑論每天不斷湧入這些巨型城市的流動人口。人口聚居是城市得以成型的基礎，而膨脹的人口更為城市的擴張煽風點火。

人口流動需要交通工具以及連接地方的交通網絡。改革開放初期，自行車是中國城市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以中國一度被稱為「自行車上

的國家」。然而，當中國的大門敞開之後，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使得自行車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出行需求，「自行車王國」開始向「汽車王國」邁進。2013年，中國的汽車擁有量已經超日趕美，高踞全球第二，而私車擁有量已經輕鬆過億。「汽車輪上的國家」這一曾經專屬美國的稱號，也提早成為今日中國都市的寫照。

如果說汽車象徵的是私人交通的加速，那麼飛快搭建起的公路和鐵路網絡，則象徵着城市內部、城市之間日益緊密的紐帶。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長三角，每天數百時速可達300公里的高速列車在滬寧杭的鐵路線上飛馳，它們像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奔騰的血液，通過不斷鋪開的血管網覆蓋這片土地。對長三角的城市來說，「1-2小時生活圈」不再是一種想像，而是觸手可及的現實。

時空的壓縮不僅僅體現在城市平面的擴展上，向天空邁進是拓展城市空間的另一種方式。摩天大樓現已成為都市化的象徵，而建築物的高

度也成了國家和城市力量的標誌，對摩天大樓的崇拜主宰了中國近三十年的城市化進程。1950年代，為了獻禮建國十周年，中央政府主導了包括人民大會堂、北京火車站、工人體育館在內的「十大建築」的建設，但它們所標榜的主要是體積和速度，而非高度。一直到改革開放初年，中國都沒法拿出甚麼摩天大樓來跟世界比拼。今天，摩天大樓在中國的城市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僅僅在上海陸家嘴有限的區域內，就有金茂大廈、環球金融中心，以及已經封頂的上海中心大廈三座世界有數的摩天大樓。在霓虹初上的夜晚，成千上萬的人群蜂擁至浦江兩岸，瞻仰這些高聳入雲的大廈亮起的絢爛燈光。根據「摩天城市」發布的〈2012中國摩天城市報告〉，截至2012年7月底，中國有摩天大樓470座（152米以上），美國為533座。然而，中國在建與規劃中的摩天大樓卻有848座，美國為30座^④。這就意味着，到2022年，中國的摩天大樓總數將達到1,318座，遠超彼時美國摩天大樓的數量兩倍有



濟南一十字路口（陳韜文攝）

餘。其中，正處在前期報建階段的「長沙遠大天空之城」，將在建成之後，以838米的高度超越迪拜塔，成為世界第一高樓。

三 交替、消費、機會與多元

有建設就有破壞。以上彷彿一夜間崛起的摩天大樓，一方面成就了北京、上海在體積和高度的競賽中的世界地位，但同時也為擁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城市帶來難以挽回的破壞。除舊立新在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舊城的改造帶動了交通和具備現代功能的城市的興起；另一方面，也摧毀了一個城市獨有的歷史和空間記憶。建國之後，北京城的建設破壞掉大批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這其中包括北京城牆，令無數學者痛心疾首。對「新即現代」的想像使得城市成為了一個加速運轉的堆土機，將那些老舊的建築、街道、擺設夷平殆盡。直到今天，舊城的改造依然伴隨着諸多對歷史記憶和底層人民繁衍數十年的舊家園的摧毀。

不過，在一些一線城市，對舊城的創造性改造和對歷史與空間記憶的活化提供了新的城市想像。北京的798藝術區和上海的新天地都是將本土歷史記憶壓縮進新的空間形式的著名例子。老廠房的空間記憶在798藝術區變成了藝術家發揮的舞台，而石庫門這一富有上海民間特色的建築則被納進了一個現代的消費體系。洋人在新天地的石庫門建築中吃喝玩

樂時，想像着的卻可能是獨具中國特色的空間記憶。他們或許不能理解石庫門建築的歷史含義，卻能夠抽象理解上海的特色，消費着上海以至中國的歷史。在今天中國，大多數的舊城改造計劃具有明確的經濟和消費訴求，它們或是為了除去經濟發展的障礙，換取更多的政績和資本，或是為了開發供大眾和遊客消費的場所。時間、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被轉換為新的消費品，也被安置在傳統空間之中，變成了現代城市的想像物。

時空的壓縮只是城市想像的一個面向。城市對於很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想像的空間，還是可能性的象徵，是容納現代生活方式的舞台，它通向機會、權力、財富以及所有可以想像的成功。「走，到紐約去」曾經是二十世紀初全世界人們奔向夢想的號角，它成就了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千千萬萬不知名、但曾經除了夢想便一無所有的人們，使他們共同塑造了二十世紀的美國神話。在今天中國，這個追逐夢想的口號變成了「到北京去」、「到上海去」。那些奔向大城市的年輕人所想像的是鄉村和城鎮所不能給予的機會和施展才華的舞台。

隨着城市化深入的發展，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意識到城市應是擺脫傳統束縛的捷徑，是走向自由、開放、包容，以及多元的生活方式的道路。2014年初，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自媒體平台之一「騰訊·大家」掀起了一場有關大小城市的辯論：究竟是大城市的繁華忙碌更令人嚮往，抑或小城市的恬淡安逸更使人着迷。站在不

同的角度，每個人都對此問題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感慨。大城市，不再是千人一面追逐的對象，它變成了個人權衡和抉擇的角鬥場，不同於對大城市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想像，也不再僅僅將大城市看作通向權力和財富的康莊大道。那些依然渴望留在大城市的人更加珍視的是大城市在文化上的多元和包容。如這場辯論中的一位作者寫道：「大城市的空氣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較起來，起碼當你身處五道口或者南京東路，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你單身，是gay，新年沒和丈夫團聚而留下來停留一秒鐘，這種情況在親戚家卻會遭到無休止的盤問。」^⑤在這樣的想像中，中國的都市化和現代化捆綁在一起，繼續吸引着無數的年輕人。

四 都市的現實

中國人幾十年前對城市的美好憧憬與想像，在今天變成了可見可觸碰的現實，但現實往往有醜陋的一面，城市並不如想像般美好。這可以稱為「城市想像」的辯證法，在想像的層面，城市固然象徵了文明、進步、多元、包容以及更加舒適的生活，但這樣的想像還有另外一面：貧困、擁擠、孤獨、忙碌以及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

每個城市都在透過媒介，穿越空間，向他人傳遞自己的形象。奧運會、世博會固然如此，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煥然一新的歷史遺迹，就像東方明珠塔之於上海，故宮之於北京，所有一切可資利用的「本土特色」

都被重新包裝，成為城市的媒介景觀，經過宣傳而被打造成為特定城市的「形象」。然而也正是在這些城市中，還有另一些鮮為人知的「特色」。在寸金尺土的城市，人們蜷縮在膠囊公寓的「蝸居」已經不是新聞。2013年底，微博更爆出北京朝陽區有一群打工者和流浪者在井下生活長達十年，被稱為「穴居人」。在他們居住的頭頂，是房價每平米高達4萬元的北京尋常社區。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使得美好的城市生活只是小一部分人的現實和大多數人的奢望。2009年，一部名為《蝸居》的電視劇



重慶架設中的新橋和傳統的搬運方式(陳韜文攝)

在中國內地爆紅，這部劇集講述了在大城市奮鬥的年輕人，為了買房，為了買車，為了能過體面的生活，而不惜做情婦、傍高官的故事。劇中情節反映出千千萬萬在大城市奮鬥的年輕人的生活現實：他們或有知識，有文憑，有能力，工作體面，衣着光鮮，但依然吃着廉價的盒飯，租住着五環外的小隔間，每天側身在擁擠的地鐵中。這是發生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故事，也是中國所有大城市的縮影。

即便是富人，也未必在城市得到真正美好的生活。城市裏的汽車愈來愈多，交通卻愈來愈堵。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堵車已經成為城市新風景。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北京地鐵的協管員總會在列車即將閉門的前一刻，將乘客半露在車門之外的身體像包糰子似地擠進幾乎沒有任何縫隙的人堆之中，然後頂着人群待車門緩緩關閉。這不是北京獨有的現象，而是大都市共有的景觀。2013年6月，北京地鐵的日均客流量就突破了1,000萬，如果按照每人每天出入兩次地鐵計算，每天有500萬人穿梭在北京的地鐵之中，這幾乎是兩個巴黎的人口。擁堵的交通令汽車、行人都寸步難行。這是「流動的現代性」的反諷，城市的交通愈是發展，蜂擁的人流就愈是難以動彈。

擁堵的交通使城市流動被壓縮的時間又重新延長，而如蟲蟻般繁殖的汽車和大量的工業排放則令廢氣充盈了空間。在今天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成了城市不能迴避的創傷。2013年12月，中國東部城市遭遇了入冬以來最嚴重的霧霾天氣，北京、

天津、河北、河南、安徽、江蘇、浙江、上海的霧霾結成了一大片，掩蓋了中國的東部。霧霾嚴重的時候，部分城市的能見度不足百米。加速的城市化，日夜趕工的工廠，愈來愈多的汽車，就像加了風箱的煙蒂，不斷地向城市釋放着毒氣。當霧霾這個北方人民的老朋友第一次長時間徘徊在上海的時候，微博上流傳着一張從陸家嘴一座摩天大樓俯拍的照片，顯示出數棟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在灰濛濛的霾層之中探出了腦袋，周遭的建築隱沒了，一切仿如鴻蒙未開，混沌一片。在網絡上，網民戲謔地給霧霾起了中國名：「京塵」、「公霧源」、「塵疾思汗」等等。這些頗具特色的中文譯名在隱秘地訴說着城市想像的辯證法。在官方的話語中，美好的都市想像從不缺乏霓虹閃爍、高樓比肩等用詞，霧霾等用語卻是付諸闕如，所以當網民集體狂歡地戲仿「餵人民服霧」的口號，他們不僅僅是嘲弄片面強調發展的治國理念，還是對自身處境的無奈吶喊。

五 媒介都市

現時，中國都市的「紅與黑」、「希望與失望」、「最好的年代與最壞的年代」都被並置在層出不窮的媒介形態之中，得以放大、傳播。這種並置有兩層含義：其一，在都市空間中，五花八門的媒介形態成為都市的第一「名片」，戶外廣告、牆體霓虹、廣場熒屏這些都市中的公共媒介將都市裝點成形象與消費符號交織的空間；而在地鐵、公交以及

的士上，各種移動電視又在說明行色匆匆的都市人如何打發快速流逝的時光；手機、平板電腦等新媒體成為都市人隨行的必備物品，為每個人帶來定制化、個體化的都市和媒介體驗。這些功能有別、服務不同群體的媒介一道構成了現代都市的「媒介風景」；其二，都市的形象也在通過各種媒介傳遞，北京的車水馬龍、上海的摩天大樓成為媒介上最常見的符號，尤其在互聯網、手機等新的媒介興起之後，都市的種種符號得到極為迅速的傳播、放大。於我來說，攝影也是如此，通過快門按動，我在捕捉的也是那些讓我流連、好奇的都市符號。記錄它們，並傳遞給其他人，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延展了「媒介都市」的價值與意義。

媒介之於現代都市的意義，就像語言之於文化的意義，它既是工具，將都市的形象以符號化、話語化的方式呈現，又成為了實際的存在，沒有媒介，都市的形象就無以為繼，無處所託，最終變得模糊，難以完整。當然，「媒介都市」的外延還可以繼續延展，2014年8月，青奧會在南京召開，這是繼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後又一在中國召開的國際性盛會，對於這樣耗資巨大的盛會來說，坊間有不少質疑之聲。但沒有辦法否認的是，這種盛會作為建構、傳播中國城市形象的媒介，有着獨特的作用。對其褒貶和爭議固然可以討論，但在國家層面，執政者顯然更願意將這種投入看做必須，因為奧運會也好，世博會也罷，對於崛起的中國及其都市來說，這是向世界宣示自己聲音和形象的有效媒介。

六 結語：從張力到平常

都市是一種特殊的空間，是想像與真實的結合。在中國的城市想像中，城市不僅僅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而最終指向一種美好生活的想像，它是通向自由、開放、多元、平等、機會和公義生活的渠道。幸或不幸，都市與媒介早已糾結在一起，媒介一方面成為都市現實的締造者，同時也是都市形象的傳送者，由此成全了「媒介都市」的現代合體。至於我自己，則希望有一天拿着照相機在中國城市蹣跚獵取拍攝對象時，再不感覺到它們內在特強的張力，因為那意味着中國的城市已變得更美好，攝影者要靠更敏銳的眼光才能從平常事物中看到不平常。

註釋

① 參見〈城市未來館：夢想引領人類城市的未來〉(2009年6月12日)，世博網，www.expo2010.cn/a/20090612/000025.htm。

② 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首都計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頁1。

③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5、3-52、339-46。

④ 參見摩天城市：〈2012中國摩天城市報告〉，摩天城市網，www.motiancity.com/2012/。

⑤ 毛利：〈我為甚麼仇恨小城市〉(2014年2月6日)，騰訊·大家，<http://dajia.qq.com/blog/387945133095751>。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講座教授